

南華真經循本卷二十四之二十五

因四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四

二十五  
同卷

因四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祥點校

雜篇

則陽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

歸彭陽

姓彭

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

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

邪曰冬則擗鼈于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

問者曰此予宅也

彭陽好進故以隱者語之使其自悟

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爲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句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暘者反冬乎冷風

因四

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其於人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故或不言而飲去聲人以和

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句彼其乎歸  
居而一閒其所施其於外人心者若是其遠  
也故曰待公閱休

不自許以之神其交者屈已隨人而人莫  
測其所以也凍者遇春即為衣暍者遇冷

風即反而為冬喻楚王雖沈酣於利欲之  
中得人誘掖之亦易從也佞人指夷節之  
徒正德指公閱休之徒撓屈服之佞人則  
以佞辭屈服之正人則以正道屈服之也  
化卑化為卑屈也與人並立而化父子之

宜與他人並立而化爲父子之親也彼其  
乎贊歎而言彼其人乎或藏或用皆不動  
念外去常人利欲之心如此其遠也此段  
此予宅也以上說公閱休夫夷節已不能  
至相助消也說夷節夫凍者至其孰能撓

因四

二

焉說楚王故聖人以下又說從公閱休上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  
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憂  
乎知而作行恒無幾上聲時其有止也若之何  
綢繆事理輻輳處惟聖人爲能達之周徧

一身無非此理而不知其所以然所謂性之也其靜也歸根復命其動也撼搖興作皆合乎天人則從而名之爲聖人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即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之意

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

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

此以人喻聖人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緝入

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以十

仞之臺縣

音

衆間

去聲

者也冉相氏得其環中

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

者一不化者也

用四

三

暢然喜也緝合也衆間笙鏞以間之間環

中空虛之地也望舊國都者無不喜雖草

木緝合十塞其九猶為之喜況見所見聞

所聞如以十仞臺縣衆樂誰不見誰不聞

乎如冉相氏得其中空之理日與物化而  
未嘗化

闔嘗舍上聲之

闔何也舍棄置也何嘗梟置事物不與之  
交際哉

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為事也  
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  
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  
不洩其合之也若之何湯得其司御門尹登  
恒為之傳之從師而不圍得其隨成為之司



其名之名羸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爲之  
傳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

天者自然若要去法他便不是自然世有  
不安其自然者以身殉物其以之爲事也  
若之何言其爲事不能合道也聖人則併

天無之又何有所謂人所謂始所謂物雖  
與世並行而不足以妨廢雖應事接物所  
行周備不至陷溺其合於道也若之何言  
自然合道也兩若之何是兩意門尹登恒  
或謂即伊尹湯得門尹登恒爲師不局於

規矩隨寓而成功然所成者不過爲湯司  
其名使湯得見稱於天下然名乃身外餘  
剩之法於本分上何益但得人見得君相  
兩箇好看耳而仲尼之徒方且罄其思慮  
以爲時君之傳過矣未引容成氏之言曰

因四

四

歲之所以得名爲歲者以三百六十日積  
而名之若除去日則無歲矣人能自其一  
念微處除之則無外名之累矣無內故無  
外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

人刺之犀首聞而耻之曰君爲萬乘之君也  
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爲君攻之  
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  
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挾其背折其脊季  
子聞而耻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旣十仞矣  
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  
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  
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  
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  
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

之而見戴晉人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

因四

五

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恟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也吹劔首者呖而

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  
前譬猶一呔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  
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爲者邪仲尼曰是  
聖人僕也是自理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  
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  
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沈者也是其市南宜  
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  
著於已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爲必使楚王  
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爲佞人也夫若然者其

於倭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  
以為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蟻丘之漿蟻丘地賣漿者也登極升屋棟  
而望也稷稷衆也聖人僕聖人之徒也畔  
疆也陸沈居平陸而沈淪猶言市隱也是

其市南冝僚邪冝僚亦隱於市南而人不  
識也何以為存言必逃也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

音魯

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  
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則其實亦滅

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夫深其耕而熟耰之

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莊子聞之曰今人

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道其

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為故鹵莽其

性者欲惡之孽為性萑葦蒹葭句始萌以扶

因四

六

吾形尋擢吾性

欲惡始萌之時謂可以扶吾形隨即擢亂

吾性始字與尋字相呼喚俗讀蒹葭始萌

為句者可笑

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洩膏是

也

以衆為言如此者多也孽妖也尋即也擢  
拔也澠膏澠溺出膏也皆亂性之病

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  
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

於齊見辜人焉

罪曰推而強之

推者尊尚之強之者起其羸困

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  
下有大菑音災子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  
人為皆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

去聲



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  
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  
得爲在民以失爲在己以正爲在民以枉爲  
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  
然匿爲物而愚不識大爲難而罪不敢重爲  
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  
以僞繼之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夫力不  
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  
於誰責而可乎

因四

七

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

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  
五十九非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  
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  
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  
乎已乎且無所逃此所謂然與平聲然乎

與乎皆疑辭言遽伯玉自以為知四十九  
年之非未可為真知也

仲尼問於太史大弼伯常騫稀韋曰夫衛靈  
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  
諸侯之際交接也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大弼

曰是因是也

上是字此也下是字人所是也因人所是

謚之

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鮪奉御而進所向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

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

豨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

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

有銘焉曰不馮音憑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

公之為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搏持也扶翼使人扶助之也不忍其子其子不可托也

少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大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

因四

八

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大人合并而為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無

爲而無不爲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溥溥  
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  
有所差比于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  
同壇此謂丘里之言

大人合弁而爲公是以自外入者中有公  
道爲主而不執滯由中出者外有公道相  
是正而不距絕不賜者不以爲恩時有終  
始世有變化不可執一也溥溥實也福善  
禍淫皆實理有所拂逆者或有所宜即塞  
翁失馬未必非福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

所差者人各以私意自殉如面不同而欲有所正之反有所差失

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

因四

九

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已有道之名矣安得又以他物比之哉若以他物比之譬猶引狗馬為喻愈遠矣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大公謂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

橋起橋然高起片合分合也精之可志精微之記志也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

已言到盡處知到至處不過止於物而已  
惟見道之人不隨物之終不原物之始歸  
之無有此辯論之所以息也

少知曰季真之莫爲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  
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大公調曰雞鳴狗

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  
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爲斯而析之精至  
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爲未免  
於物而終以爲過

莫爲者莫有爲之者孟子曰莫之爲而爲



者天也或使者或有使之然者孟子曰行  
或使之二子之說其不同如此斯劈碎也  
詩曰斧以斯之斯而析之則微而至於無  
倫大而至於不可圍詩所謂毛猶有倫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所謂莫為或使未  
免猶有物而終有差失

因四

十

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  
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未生  
不可忘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觀  
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無

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  
與物同理或使莫爲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  
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爲名所假而行或使  
莫爲在物一曲夫胡爲於大方言而足則終  
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  
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有所極  
不可忌不可禁也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四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五

廬陵竹峯

羅勉道述

門人

彭祥點校

雜篇

外物

田四

十一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  
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  
信故伍員流于江蓑弘死干蜀藏其血三年  
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  
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

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反公係才

也縛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

雨而雷霆乃水中有火雷火又能焚木獨

言槐者以槐木取火之木

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墮音陳又樽音悖又指允反村允反

不得成心若縣音平於天地之間尉音鬱啓音泚沈

屯反張倫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

不勝音升火於是乎有償音頽然而道盡

此却言人心之火亦有人甚憂其兩陷如

前所言木與木相摩金與火相守者而卒

不能逃以其心之不能忘利害也墮螭蟲  
起蟄而未甦貌事之不得成如此也事不  
得成則心若縣繫於天地之間鬱抑強躁  
沈溺屯結有此數者之病利害相摩則心  
之生火愈多不止如水中之火暫時然也

衆人皆以此而焚其性之和譬如月本屬  
陰而亦變爲火不勝其多矣天理之微不  
足以當人欲之熾於是斯道頽然而喪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  
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

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  
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  
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  
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  
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

因四

十二

常與

常所與者水也

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

耳

然猶言若然也

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

之肆

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

音介

以為餌蹲乎

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

大魚食之牽巨鉤鎗音陷沒而下驚揚而奮鬚

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

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音制河以東蒼梧

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詮才評論諷

說誦說已成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音累小繩

趨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已飾小說以

干縣音令如徒木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

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儒以詩書發冢大儒臚傳自上傳曰東方作

矣事之若何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

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

何含珠為接其鬢摩其顛音喙協平儒以金

椎控其頤徐別邊入分其頰無傷口中珠

又撰為世人所作儒者發冢之詩自青青

之麥至無傷口中珠皆詩也若以為詩止

因四

十三

於四句其下為大儒分付之語

老萊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

彼脩上而趨促音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

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

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



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

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鰲音傲與前放鰲

同萬世之患抑固窶邪亡本字其略弗及邪

患以歡為熬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

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

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

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柰何哉其載焉終

矜爾

脩上上身長也趨下下狹也所謂腰以下

不及禹三寸末微也末僂背微曲也後耳

面前視之不見耳也躬矜身自矜持容知  
飾外貌以求知驚放驚不顧也驚萬世之  
患驚然自以爲得不顧其貽患於萬世也  
抑轉語抑汝固貧窶而爲此邪失其智略  
而不及慮此邪惠順也順從人意以成歡  
愛而不知其爲驚萬世患故曰惠以歡爲  
驚汝雖以此爲驚乃終身之醜此不過尋  
常人之行進於此耳相引導以名聲相結  
約以昏蔽而已隱昏蔽也仲尼每稱堯非  
桀故教之曰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毀譽

兩忘并譽亦不必也若反背此理無非傷害也若妄動無非邪僻也聖人舉事躊躇若不得已而應是以每有成功矣載猶行也柰何哉其所行終矜爾者戒其勿終如此也

因四

十四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傍曰予自

宰路之淵淵名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

且史作豫且音狙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

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

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

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  
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  
卜吉乃剗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音仲尼曰  
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  
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剗腸之患如  
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  
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  
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碩師而能言  
與能言者處也

雖有至知不如與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

畏鷓鴣此魚之不知也蓋魚知鷓鴣之能  
害已而網出於其所不覺殊不知鷓鴣之  
害小網之害大人能去小知而大知明矣  
不矜其善而自善矣譬如嬰兒無碩師以  
教之而自能言蓋與能言者相處故也人  
雖有知亦當與衆謀之

惠子謂莊子曰寸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  
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  
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音玷之致黃泉人尚

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

用也亦明矣

厠足置足墊陷也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  
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  
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

因四

十五

相與爲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  
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  
以徇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  
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已彼教  
不學承意不彼

遊者浮遊天地間與世順處而不相牴牾  
之謂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  
且得遊乎言有能有不能下文見之流遁  
決絕不能遊者也至人能遊者也流遁之  
志縱情肆欲流蕩忘反也決絕之行專決

獨任不可諫止也嘆此皆非至知厚德者  
之所任用蓋知之至則不流遁德之厚別  
無決絕如此之人如臨覆墜而不知退步  
如火勢延去而曾無回顧人雖一時屈服  
爲之臣易世之後不相統攝無貴賤矣既

說不好底又說箇好底且如狝韋氏是古  
者好帝王到今之世人亦隨波逐流尊其  
所事不復說狝韋氏矣唯至人屈能遊於  
世而不爲偏僻說異之行然雖順人而不  
失其在已彼之爲教吾固不學之亦順承  
其意而不彼外之如儒墨之辯因四任其自然  
如不與之分彼此也十六

目徹爲明耳徹爲聰鼻徹爲顫刀徹爲其心  
徹爲知知徹爲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  
不止則跲跲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



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顧塞  
其實

顫動也徹通也耳目之通爲聰明鼻之通  
則觸氣而頭爲之顫動哽咽也跣踐也足  
不良于行如被人跣踐也足三陰之脉  
皆起於足指而循喉嚨邪氣循經絡而行  
故哽而不止則變爲足病也足病則衆害  
皆生不特哽與跣矣以喻道不欲塞塞則  
其病如是也殷盛也又言物之有知者恃  
其息之流通此身故也其息之不盛者非

天使然天之生人穿其孔竅氣日夜運行  
無有止息顧人自塞其實耳降下也人身  
中之息皆自下而升若降而不升則死矣  
此借息以為心之喻

胞有重閭

音限良字無一點

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

婦姑勃磳

音美

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

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

乎暴

入蓬

謀稽乎詒

當作詒

上聲

知出乎爭柴生乎

守官向事果乎衆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鉤

挑鐸

音蒿

於是乎

始脩草木之到

當作

植者

過半而不知其然

重閤重門限也胞中空虛其通竅處有如  
室之重閤也胞則有重閤心則有天遊若  
室無空虛則婦姑拍塞在眼前矣蓋室有  
空虛之處則婦姑可以寬處心無天遊則

因四

十七

六府相攘奪矣蓋心有天然遊衍之處則  
情欲不相鬪爭又如人覩大林丘山而善  
之者緣平日曾次窄隘精神不能勝之故  
也若吾之精神足以勝之何為善之哉德  
本在內因名聲而溢名本不彰因表暴而

溢溢者如水之汎溢而出也謀本無甚計  
較因欲誘人而稽留愈深柴即天地篇柴  
柵之義官司屯守之處豎柴柵以為衛柴  
柵木不立生於官司之所守事本無固必  
因衆人之所宜遂果決行之皆失其自然

者也譬如春雨之時草木自然怒生而銚  
鑄之器始修之反傷其生而逆其性矣倒  
者逆也

靜然可以補病背城可以休老

背城目病也

寧可

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

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駭音駭天下神人  
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駭國賢人未嘗過  
而問焉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  
黨人毀而死者半

演門黨名官師官長也

因四

十一

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  
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跋於窾水諸侯吊之  
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  
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

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十五



